

记者 刘宗智 济南报道

## AI写套路不写人心

技术变革的洪流尚未到来之时,影视创作链条最上游的编剧们已先于众人,捕捉到第一缕潮流。

“影响挺大的”,爆爆羊(化名)入行仅一年半,便已嗅到行业内部的紧张气息,同行们甚至用“大逃杀”来形容当下的态势。爆爆羊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自己所在的公司,AI被明确提倡用来替代写手类和策划类编剧的机械性写作部分,而思路框架的搭建、核心创意的把控,则必须由编剧亲自完成。“策划做得突出的人只会越来越好,因为AI现在只用微调就能代替写作了。”她清晰地划定了边界,“想要做出S级剧本,还是得编剧作为主要策划。”

从业十年的资深编剧高克芳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则从更宏观的层面洞察着这场变革的深远意义。“确实从春节之前,很多视频制作软件推出之后,‘一人一剧组’的说法层出不穷,现在不同平台都已经推出AI制作的漫剧频道,可以说影响已经迫在眉睫了。”她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工具的更新换代,更是一种创作思维的革新。“传统影视拍摄需要演员、美术、摄影灯光、服化道等各部门协作完成,而AI只用电脑就可以制作出一部影视剧。”基础创作之外,已有制片方尝试用AI对剧本或IP进行“快速评估”,以预测其市场潜力,尤其在短剧领域。

然而,评估归评估,创作归创作。无论是高克芳还是爆爆羊,都认为目前AI难以真正替代人的经验与判断。爆爆羊坦言,“比较大的内容平台还是会由主编、总编等岗位按照经验和市场把控。AI岗时不能真正衡量剧本实际的价值。”高克芳则坚信,AI可以通过算法快速生成套路、爆点和模板化内容,“但一个作者用真实经历、真实痛感、真实观察写出的有温度、有人性的内容,AI是写不出来的。AI可以写出套路,但写不了人心和人性。”

不久前,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上,多位知名编剧也表达了相似的洞见。《雍正王朝》编剧刘和平表示:“作品独立存在的价值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这是艺术创作中恒常不变的核心。只有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才有唯一性、排他性、不可复制性,这是AI不能取代的。”《欢乐颂》编剧袁子弹也直言,“独特的人生洞察和不可替代的审美”正是AI时代编剧的核心价值,“谁能找到最真实的人性、最有价值的叙事,谁就将成为未来创作的中心”。

## AI越普及人越值钱

深度参与过《流浪地球2/3》《唐探1900》《封神2》等数十部院线级项目的AIGC技术专家成佩聪,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身处这场浪潮核心的感受,“AI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效率引擎,创作逻辑被彻底重构。”她所在的墨境天合(MOREVFX)是国内视效行业公认的头部标杆,《流浪地球》系列、《独行月球》《刺杀小说家》《黑神

## AI凶猛,技术与艺术如何纠缠

当下,影视行业正经历一场重构。一方面,视频工具爆发式迭代升级,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从创作思维到产业生态的每一个环节;另一方面,那些曾依赖经验、直觉与人脉构筑的行业门槛,正被数据和算法悄然穿透,从业者如同置身于一片未知的水域。谁将被裹挟而去?谁又能稳立潮头?当技术与艺术深度纠缠,影视创作的内核将发生怎样的位移?



话:悟空》CG预告片等近百部作品的视效制作均出自此。

成佩聪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AI带来的不是替代,而是“系统效率的全面升级”,是将创作者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精力真正放回“审美、叙事与决策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事上”。从早期的传统资产建模与材质,到如今主攻AIGC全流程落地,她这样定义自己在新浪潮中的角色——“技术与艺术的衔接者,也是新流程的搭建者。”

技术的跃迁,让创作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也让“一人一剧组”从概念变为现实。然而,成佩聪也清醒地指出,在当下高规格的院线项目中,仍有90%依赖传统CG人工制作,AI更多是在现有基础上提供10%的优化与辅助。“从源头避免创作跑偏,节省大量试错成本与时间成本。客户真正需要的不是单件作品的极致精致,而是整条系统的速度与韧性。AI不是单点工具,而是跨环节的生成系统,它重构的是整条创作链,而不是某个岗位。”

面对工具普及可能带来的“技术崇拜”与“审美通胀”,成佩聪坦言,AI越普及,人的不可替代性反而越值钱。“未来最会用AI的人,是能用AI把创意变成结果、把结果变成价值的人。”技术瓶颈如长视频一致性、时空逻辑连贯性等,终将随时间解决,但真正的边界在于创作的灵魂。“它可以生成画面,却无法构建多学科融合的底层设计巧思;可以模仿情绪,却无法建立真实共情;可以高效执行,却无法承载创作灵魂。”

在她看来,AI的出现解放的是人力,升级的是流程,但定义故事、传递情感、坚守审美,永远是人的核心价值。“高端创作不会被取代,因为市场最终为人的判断、人的审美、人的情感买单。AI让行业更高效,而人,让作品有灵魂。”

## 短剧行业被冲击

技术的狂飙突进,在带来效率与可能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既有的行业生态,尤其是普通从业者的生存空间。

“3月份复工以来,我只接了两部戏。”艺楠略带无奈地说道,“原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撞档的状态。”年后归来,这位曾奔波于各个短剧组组的演员,真切体会到了AI技术带来的挑战。伴随行业对“AI虚拟演员”的热议,她明显感觉到剧量在减

少,身边已有同行面临无戏可拍的窘境,“副导演说现在有活已经很难了。”

当AI大幅压缩制作成本,真人演员的报价体系也在悄然松动。艺楠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头部演员片酬确实在上涨,但那是“S+级”的少数人。像她这样的“18线演员”,面对的是另一番景象。“之前基本不会有砍价的情况,专业能力摆在那儿,大家都知道你值多少钱。”但今年复工后,已有统筹和制片开始压价。

要么没戏拍歇着,要么降一点还有戏拍。艺楠表示,自己及周边演员的普遍选择是不再涨价,“一般过完年很多人会涨,今年只是维持原价”。而有些演员已经开始降价接戏。生存压力之下,转型已在悄然发生。“身边已经有年轻演员去景区做NPC了,有转行做短视频的,还有去做酒吧实体店的。”艺楠说,短剧演员本就来自各行各业,“大家都预感这不是长久的饭碗,只是这一天来得比预想中更快。”

舞台剧演员出身的艺楠有保底收入,更重要的是,她选择“利用AI,而不是被AI替代”,让AI帮助提取和理解剧本人物。同时,她和几个朋友已在尝试互联网新媒体,探索新方向。“很多演员都是‘多条腿走路’,直播、主持、演员三条腿走路的大有人在。”

尽管AI虚拟演员已能精细控制微表情,但观众总觉得“眼神不对焦”“太完美了”。艺楠认为,

这归根结底在于表演中最核心的东西“情绪”。她以舞蹈作比,“现代舞需要音乐、舞者、情绪、肢体合一,才能让人振奋。人与AI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核心的东西无法感同身受。也许AI的一滴泪是为设计而设计的,但人的真情实感无法被设计。”这种源自生命体验的真实,是算法无法复制的。

AIGC短片导演大喜观察到,不仅是年轻演员,部分资深从业者也在积极谋求转型。“我目前合作的一些摄影指导、美术指导已经在研究AI、使用AI。过去拍摄中积累的经验 and 审美是形成差异化竞争的立身之本,这部分是无法被AI工具直接替代的。”技术浪潮奔涌而来,有人搁浅,有人换道,有人仍在风浪中寻找平衡。

## 为漫剧插上翅膀

生产边界不断拓宽的同时,全新的内容形态也应运而生。作为融合漫画基因、影视表达与数字技术的新兴视听形态,漫剧已然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2025年被业内定义为漫剧爆发元年,国内市场规模突破168亿元,全年播放量超700亿次,用户规模接近1.2亿;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攀升至243.6亿元,用户规模翻倍至2.8亿。这份亮眼数据,印证了漫剧的强劲势能。

山东新视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曾参与《哪吒》系列制作,公司总经理张鲁浙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AIGC是行业破局的核心。“AI文生图、智能配音、实时渲染等工具,可降低70%以上制作成本,提升80%以上效率,AIGC漫剧全年增速更是高达181倍。”依托“AI生成+人工精修”的工业化模式,漫剧制作周期可压缩至15天以内,中小团队入局、精品化创作有了极大可能。

技术的赋能显而易见,但行业各方也在探索技术效率与内容精品平衡之道。爱奇艺创始人龚宇认为,AI为影视行业带来春天,改变了内容制作的周期与成本。而IP作为行业核心资产的地位从未动摇。芒果TV副总裁周海则锚定行业底层逻辑:“人类永远需要好故事,技术拆除了创作门槛,拓展了创作自由度,但AI缺乏直击人心的叙事能力。”

《小巷人家》中女主为买电视机与丈夫拌嘴的片段,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正是因为那是上世纪80年代普通家庭对好日子的朴素向往。“这种对生活的细腻触摸,对时代情绪的精准捕捉,AI写不出来,因为它没在那个年代活过。”AI能识别“悲伤”,却读不懂“带着笑的悲伤”;能模仿情绪,却无法共情复杂的人性。这些幽微的情感,是影视最核心的养分,也是行业坚守的底线。

与此同时,行业专家呼吁,需尽快建立AI创作的版权界定、伦理规范等标准。当AI深度介入创作,人类艺术家的核心贡献如何厘清?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谁?这些问题亟待法律回应,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划定清晰的边界。

观文周刊主办:  
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